

天是爹来 地是娘

阎雪君 ©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天是爹来地是娘

阎雪君◎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黎黎 仲 垣

封面题字：张铜彦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是爹来地是娘 (Tian shi Die lai Di shi Niang) / 阎雪君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049 - 8912 - 3

I. ①天… II. ①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858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239 毫米

印张 22. 25

字数 352 千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8912 - 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263947

目 录

(一) 玉米地奇案	1
(二) “癞蛤蟆”竟吃上“天鹅肉”	8
(三)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5
(四) “豆腐西施”	25
(五) 神秘的“双面女人”	30
(六) “美人计”	36
(七) 山雨欲来风满楼	43
(八) 水硬如刀	50
(九) 鱼水之乐	58
(十) “神经病”也有爱情	63
(十一) 高粱地里的“血色浪漫”	69
(十二) 一夜惊悚	84
(十三) 饥饿时期的爱恨情仇	110
(十四) 戏里戏外有“文章”	124
(十五) 土帐篷里的密谋	143
(十六) “小媳妇”凉粉凉了	151
(十七) 老寺院新风波	169
(十八) 好人竟变成了“钉子户”	174
(十九) 惊世骇俗的生财之“道”	181
(二十) 香水沟的“堂吉诃德”	186

(二十一) 暗流涌动	195
(二十二) 果林深处的暧昧灯光	200
(二十三) “二龙戏水” 波汹涌	208
(二十四) 台前幕后“戏中戏”	221
(二十五) 农村女和男博士	226
(二十六) 大幕开启锣鼓急	230
(二十七) 挤兑风波	235
(二十八) 危难之中显真情	240
(二十九) 坐“井”观虎斗	243
(三十) 树欲静而风不止	259
(三十一) “露水夫妻”的烦恼	270
(三十二) 咱两人相好一对对	275
(三十三) 有人背后射暗箭	281
(三十四) 祸起萧墙	288
(三十五) 洋钢琴和土唢呐	291
(三十六) 绿菜苗竟爱听音乐	296
(三十七) 风云突变	302
(三十八) 小煤窑前的闹剧	305
(三十九) 风雨夜血案	310
(四十) 真魂魂跟上你走了	313
(四十一) 柳暗花明	319
(四十二) 山高人为峰	324
(四十三) 夜幕下的殊死搏斗	331
(四十四) 口里夺食	335
(四十五) 佛从来就不说话	340
(四十六) 不想走你就再回来	343
(四十七) 庄稼汉的“信天游”唱也唱不完	348



(一) 玉米地奇案

时间是公平的。普通的日子时常像微风一样消散，难以留下什么痕迹。特别的日子不是因为时间特殊，而是有奇特的事情发生。

春季的阳光很暖，静静地照着。清河县挂职副县长金炜明一行前往香水沟村，还没进村，就遇到了让他们惊跌眼珠子的奇闻怪事。

一个年轻貌美的村妇在村外随风起伏的玉米地里，被歹徒打蒙后，歹徒们既没劫财，也没劫色，却做了一件吓死人也羞死人的事情，那就是把女人生孩子的地方儿密密麻麻缝了起来，连尿液都流不出来，真是伤天害理啊！

金炜明是从京城来的金融干部，按理说也见过大世面，可他听了这个离奇骇人的事件，也不由得有点呼吸困难了。随行的人体贴地解释说，金副县长也许是高原缺氧吧。

有人问：“这里算高原吗？”

有人答：“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当然是高原了，要不怎么不叫黄土平

原呢？呵呵。”

金炜明从首都来，在清河县挂职副县长，专门负责金融扶贫工作。

据他的养父一次酒醉后说，金炜明其实就出生在清河县当地的一个乡村，就是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想搞清自己身世这个谜团。这次听说单位扶贫在他家乡，就自告奋勇地来了。反正这种远离首都、离妻别子、深入基层、一走就是几年的营生，别人也不跟他争。单位也是考虑到他人熟地熟、水亲土亲，工作起来方便，就准了。

这次随他一起到扶贫试点香水沟村的，有县扶贫办主任、县农行行长、人民银行县支行行长、县银监办主任，还有县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陆正没来，请假说有急事，也没说具体啥事，有点神秘。

起伏的黄土丘陵，铺满了绿绿黄黄的庄稼，远望就像一个个戴着黄绿色乳罩饱满挺拔的乳房，肥沃甘甜的乳汁滋润着一辈又一辈的农民。空气极好，伸手撷一把，使劲儿一攥，贴到鼻前一嗅，竟湿漉漉的，香。

面包车在黄土路上颠簸。路边山坡上飘过一群白云似的绵羊，羊倌那沙哑得直掉土渣的山曲曲便顺着沟壑拐弯抹角地悠了过来：

一朵朵白云天上飘，
一群群肥绵羊青草湾湾里跑，
青草湾湾杨柳叶叶摆，
红丹丹阳婆桃花花开，
画眉眉羊羔虎头头，
柔款款绒毛绵溜溜，
一颗颗羊铃叮叮响，
青山那个绿水好地方……

“唱得不赖。”县扶贫办主任贾恩啧啧称好。

金炜明很舒心地笑了，也禁不住拍着腿随着车身的摇晃哼唱起来。走到山路狭窄处，前面走着一辆小毛驴车，路窄不能超，只好跟在驴车后慢慢走。那小毛驴浑身黑得油亮，白白的眼圈嵌着双大眼珠，宽宽的额头前迎风

飘着缕缕红线线，脖子底下的小铃铛响个不停。驴车厢中间铺着块大花被，中间圈了三个顽童，像一窝小鸟，叽叽喳喳。这个把着车沿刚想站起来，就被那个盘腿坐在车后厢的女人拽下去，那个手指着后面汽车刚想挣扎着喊什么，又被女人按下去，坐在车辕上的男人对后面的“动乱”视而不见，仿佛分工很明确，他只管赶车，长鞭一甩，竟还唱上啦：

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
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
你要拉俺的手，俺要亲你的口，
拉手手、亲口口，
咱们到那旮旯里走，
花凤凰比不上灰草鸡，
好伙计顶不住赖婆姨……

车后的女人大概嫌男人唱得不雅，红着脸扭头看看后面的汽车，就转过头指使车厢里的几个孩子攻击他，几个孩子正憋得难受，接令后便一窝蜂跌跌撞撞冲向男人后背，揪头发的，用小拳捶的，直折腾得男人不小心抱头跌到了路边的土坑，满脸土灰，大骂：“小兔崽子们，想造反啊？”女人在车后喊了一嗓子：“诈呼啥？丢人，快走！”男人再不敢言语，头一咧一咧地顺势坐上了车辕，并甩了个响鞭。

汽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笑得都流出了眼泪，大家都是本地人，多少年都没看见过当地村民的驴车子拉人走亲戚了。一伙人在苦笑之余，免不了感慨当地农民的穷困。尤其是金炜明心里沉甸甸的，越发觉得自己这次精准扶贫的责任不轻，便突然觉得浑身燥热起来。

“停车！”金炜明喊了声，便钻出车外。其他人也趁机下了车，背对着车方便起来，直冲冲的尿柱冲得黄土扬起一尘小雾，随即旋出一拇指深的小洞。方便完毕，站在高处远远望去，吐出几口长长的闷气，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抖抖手脚，又钻进车继续朝前走。

突然，在山路的拐弯处冲出来一辆手扶拖拉机，车斗里挤满了手拿白色小旗的村民，车辆上方拉了条横幅——“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还我血汗钱！”这些人虽然打着白色条幅，可一群人挤挤搡搡、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去赶

集，图的就是新鲜热闹。

特别奇怪的是，拖拉机后面还一直跟着一辆黑色名车大悍马，开车的肥头大耳，嘴里还叼着雪茄。在乡土小路上，竟然颠簸着世界名车，确实让人感觉不协调，但当地人都习惯了。当地的煤老板们大都喜欢悍马和宾利，觉得有面子、有派头。旁边的人悄悄说那个开悍马的胖子就是当地的富豪郝利仁。

郝利仁看见对面来车，也不避让，仍然横冲直撞，把金炜明他们的车子逼出主路，然后眼皮都不撩，扬尘而去，只留下一股股尘土烟雾，呛得一伙人直咳嗽。

金炜明看着，心里不免有点愤怒，便想下车去问个究竟。县银监办杜主任及时拉住了他，说这伙人就是去县政府上访的，已经闹腾好几次了，现在连县长都怕他们，就不要招惹他们了。接着杜主任抱怨说如今的银行工作越来越不好搞了，简直就是世风日下，人们的信用观念几乎丧失殆尽，没钱就要贷款，贷不上款就骂银行、信用社嫌贫爱富，贷上款又根本不打算还，好像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就是国家白给的钱，不花白不花似的。还有就是最近个别村民说他们以前的贷款也是“被贷款”了，要求减免，闹得沸反盈天的，哎哟哟。

人民银行县支行高自强行长也说，最近听说全县的人们几乎疯了似的，一窝蜂儿地吵闹着钱的事儿，憋着劲儿地到处借钱、取钱，甚至借高利贷，大有全民搞金融的架势。许多农民把自家的钱款老底儿都翻出来了，也有的从银行和信用社取存款、贷款，还有的专门从地下钱庄借高利贷，也不知道拿着钱都干什么去了，都显得兴奋，神神道道的。这些天信用社的干部们都反映说，就怕出现挤兑风波啊。据说县里的几个小贷公司、二龙沟煤矿的集资入股都快疯了，利息高得惊人。还有的人专门鼓动农民用土地使用证和山林证作抵押贷款，套取农民的土地证和山林证，来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山林的使用权，牟取暴利。许多人谣言蛊惑，暗流涌动，潜伏的风险让这些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们感觉时刻都坐在了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上啊。

金炜明听了，眉头不由紧皱起来。没想到现在的基层金融环境如此之差，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自己又偏偏是金融扶贫，这样的信用环境和信贷关系，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好啊。众人见金炜明闷闷不乐，便都不再言

语，只听得车轮摩擦山路的沙沙声。

“叭——”随着一声悠长的声响，太阳被牧鞭甩到了山那边。香水沟村唯一一辆往返于县城的破中巴正摇晃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车轱辘碾起了一股股黄土尘，想把它甩在身后，却又跑不过它，又被黄尘追上来，缠住车身往它眼里揉沙子。

山路狭窄，车辆错不开，金炜明他们的面包车就只能跟在后面慢慢爬。在一个停车处，金炜明突然下车，转身就上了这辆破中巴车，在后面找了个快破了皮的座位坐下。

车上的人叫骂司机：“狗栓，慢着点，你看这尘灰荡了一身，跑那么快，急着给你妈上坟去呀？”

车内一阵哄笑。对于这刻薄的咒骂，狗栓不但不恼，反而乐呵呵地说，“你就别给俺妈长寿了，她老人家活得早不耐烦了，不如你妈有福，早舒舒服服躺在地下吃你的供品哩。”

忽然，狗栓看见路边有一人招手，急忙一刹车说：“前面又有五块钱，快拿下。”说着，学着戏文里当官的模样，好像招呼衙役们拿下罪犯一样。趁停车工夫，他又拿起小酒壶对着嘴呷了几口，待“五块钱”上车后，手一抹嘴巴，惬意地唱了句戏文：“衙役们，鸣锣开道，起轿——”

上了车的村民见没座位，不免嘟囔：“这破车，连个破座也没有。”

“破车？”狗栓不高兴了，“你有本事，当个头等人，坐小轿车去呀。”

“俺不是头等人，你是头等人？”来客不服气。

“那你是哪一种人啊？”有人故意问。

“俺哪种人也不是。”

“噢，原来你不是人啊。”

“哈哈……”众人更笑得直不起腰。

金炜明也忍不住笑了。

正想着，只见狗栓对一身破衣烂衫的老头说：“刘告状，唱段信天游吧。”后来金炜明才知道，刘告状真名叫刘浩壮，后因儿子刘卫红突然亡故，儿媳妇韩翠莲却又跟仇人混在了一起，就一年四季上访、状告村支书贾英才，成了令地方官员头疼的上访专业户，人们就顺口叫成了刘告状。

“哗哗哗……”车厢里还真响起了掌声。

刘告状一时兴起，真就扯开了嗓子：

高打土墙养恶狗，
管不住你老娘为朋友。
蓝蓝的天来清清的水，
想爱谁来就爱谁。
妹妹十八你十九，
正好跟哥哥为朋友。
你骑上红马踏拉拉走，
真魂魂跟在你马后头。

唱着，唱着，刘告状竟然泣不成声了。车上的人都默不作声，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一定是又想起了死去的儿子，想起了因思儿想儿病亡的老婆。

“叔，给。”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递给他一片卫生纸。

刘告状用手背揉揉眼，抬头一看，竟愣住了，“你，陆占春？”

“你怎想回来了？”刘告状幽幽地问。

“咱们村里今年不是要唱戏吗？伙伴们叫我回来排练。你知道，我扮演的二花脸，那可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啊。听说池连泉他们也回来了，这次回来，我们就是准备唱一出大戏，呵呵。”

这时，金炜明从后面站起来，走过来拍拍陆占春的肩膀问：“今年村里要唱哪一出大戏？”

“你是……”陆占春站起身来问。

“我是主管金融扶贫的副县长金炜明。”说着，他伸出手跟陆占春握了握。

“好啊，终于有人又来扶贫了，”陆占春笑笑说，“不过，要扶可得真扶哇，以前的扶贫可大都是做做表面文章，耍耍花架子哪，哈哈哈。”

“谢谢你的直言，”金炜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心直口快的年轻汉子，“说说吧，有啥好戏？”

“肯定是出好戏，人常说好戏在后头嘛，呵呵，”陆占春说着，还微微一笑，“金县长，你这次扶贫，真的要帮助咱们穷人一把哇！”

“那是肯定的，”金炜明抬头望望车外的景色，“就是还不知道咋帮哇。”

“这个好说，只要你们真心实意帮，”陆占春拍拍胸脯说，“咱们信用社的石头主任就有好点子，准能帮助我们拔掉穷根子，唱一出好戏！”说着，两人低头聊了起来……

“唱一出好戏？”刘告状在旁边听了隐隐觉得，过去革命样板戏里有句台词，鸡汤里面有文章，他觉得大戏里面才有文章，估摸着，今年村里要出大事了……

“肉骨头”王刘煮“肥猪油”（二）

徐建国都搞糊涂了，搞不清这对父子究竟唱的哪出戏。就是李胜利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竟然还来整顿玉米，难道还是玉米把人家女人给缝上的？笑话，简直就是神经病嘛！”

“那不行吧？”人群中有人提出反驳，“这是刑事案件了吧？怎么就随随便便撤案了呢？这事儿也太离奇、太蹊跷了吧？”

村长闫福倒是嘟囔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们可不知道，田改兰被缝的那个地方有多值钱啊……”

支书贾英才马上狠狠用眼色警告了村长，闫福立刻闭了嘴。他主动上去小心翼翼地劝说李胜利不要再整顿了，回家去吧。

李胜利虽说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给了村长面子。不过他警告村长，如果他也不作为，或者腐败了，照旧一样儿地治理整顿他。

村长说保证有作为、不腐败，李胜利才朝众人挥挥手，骑自行车，一路红旗招展，歌声飘荡，渐渐远去。

金炜明禁不住问，“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点意思啊。”

“仅仅是有意思？”村长撇撇嘴说，“有意思的还吓人呢！”

在路上，众人又饶有兴趣地聊起了李胜利的奇闻轶事。县城的干部们虽然也听说过一些，但毕竟李胜利是在村里，自然就了解得少一点，就更加好奇。

特别是乡长吴志还提到李胜利原来还是乡信用社的一个村级信用站的代办员，曾经因成绩出众，出席过省级农村信用社表彰大会，后来还差一点就转成信用社的正式员工了。其中原因挺复杂，据说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故事呢。看到大伙儿都感兴趣，村长闫福就又跟大伙儿拉呱起李胜利的奇闻轶事来。

据说清朝时，李胜利的祖辈曾在县衙里当差。他父亲李亮从小识文断字，曾在一个县级单位做事，后来县里发生一起骚乱，李亮在混战中被人用闷棍击中了脑袋。奇怪的是，李亮被这一棍差点打死，昏迷了近一个月后，竟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一棍打瞎了眼睛，亮子变成了瞎子，只得回家做了农民，却有了一种类似于特异功能的本事——算命。并且据人们说，极准。李胜利母亲是位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家有几亩

薄地，李胜利有兄妹八个，人多嘴多，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村里人都知道，李胜利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人躺在一铺炕上，头脚上下交叉，几口人盖一床被。土屋里，窗户破烂裂缝，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初，在喧嚣的锣鼓声中，儿时的李胜利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李胜利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任。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村里展开后，李胜利进入了生产队干活儿，聪明好学的李胜利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全家人总算是能够凑凑乎乎填饱肚子了，年轻的李胜利就有点莫名的兴奋，非常感谢共产党。那年的一天，李胜利跟村里一些年轻人参加了县城组织的万人庆祝游行，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焰火。望着火光映红的天空，李胜利跟大伙儿一遍又一遍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沙哑。

参加完庆祝活动回村后，李胜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每晚收工后，小队里六十多个年轻劳动力都要聚集在村头龙王庙街的一间小屋里开会。煤油灯下，人们面对着墙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的带领下学习中央精神和毛主席语录。这就是李胜利人生最为漫长且充实的学习阶段。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阶段的学习，竟然影响了他的一生。那时候庄稼汉有的因不识字而觉得学习麻烦，在练习唱歌时竟趴在炕上睡觉，李胜利却始终是最严肃、最认真的一个，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邻居到他家串门，也会发觉四面墙壁都挂着或大或小的毛主席画像和语录。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胸前一直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后来，兄弟姐妹们结了婚，分了家，母亲去世，李胜利就一直单身，村里人叫打光棍。自打年轻时起，李胜利就坚持做好事，特别是每天义务扫大街，一直到现在。村里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梅俏，虽说一母同胞，性格却是天壤之别，跟李胜利不大来往，在村里也算是个名人。只剩下李胜利与父亲李亮二人相依为命，但他对毛主席的热烈崇拜，仍然沉浸在自足而稳定的快乐中，并一直保持至今。记得在他年轻时，邻居给他介绍了个对象，没想到李胜利连面都不见就把婚事推掉了。旁边的人劝他早结婚、早生小孩，可以养老，他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60岁就退休，有国家管

着。”私下里，李胜利偷偷对村里的朋友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知青，知青有文化。”

原来，在李胜利心里一直有段他自己的爱情秘密。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一天傍晚，相距八里地的邻村唱大戏，村里的年轻人领着插队的知青步行去看大戏，当时在村里放羊的李胜利和知青上官云也在其中。等他们赶到戏场，场内早已挤满了三里五村的人，李胜利他们便把上官云等知青扶上戏场的墙上，骑在墙上看，几个女的买了包瓜子很仔细地嗑，李胜利他们用报纸卷起喇叭筒，放上自制的香烟丝，轮着抽，夜色中，远远望去，便只见有一个亮点在墙上传来游去。

县剧团虽说级别不高，在村里人心目中却是最高水平，戏演到半截，忽然舞台一阵骚乱，戏暂停了，原来是剧团拉手风琴的人得急病晕倒了。那可了不得，整个剧团就靠个手风琴撑着，这下可冷场了。消息传到墙上，只见上官云略一犹豫，就从墙上跳下来，朝舞台后场挤去，不一会儿，只听台上手风琴又响了起来，戏也接着往下演，原来是上官云自告奋勇替那手风琴手补台了。一起来的村里人和知青一顿狂热地鼓掌，佩服得不得了，李胜利远远望着台上优雅的上官云，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在体内升腾起来。

半夜时分，戏演完了，上官云跑下台来，有个中年男子送了又送，后来才知那是剧团团长，再后来一段时期成了上官云的男人。

散戏后，在回村路上，天下起了大雨。上官云受了冷，肚子疼得厉害，李胜利主动背起她，一直背回村，感动得上官云泪水涟涟。一路上，天上的雨水，李胜利的汗水与上官云的泪水交织融化在一起，紧贴着的年轻身体一步一颠，两人同时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夜空中的雷电震颤着从各自的心里滚过。当时，人们可不大敢太接近她，因为她父亲是“走资派”，那年头她被人称做“狗崽子”。就是那个雨夜，上官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被县剧团挑中调进了县城，先跟剧团团长结了婚，后来因性格不合分手，又成了陆正的红颜知己。李胜利也就只能把爱的火种埋在了心里，并且这一埋就是一辈子。

上官云有双灵巧的手，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手风琴、小提琴都样样精通。下乡到村里，巧手没处用，便就操起了剃头刀。那时，李胜利已高中毕业正在村里放羊。有一天，当带着满身羊腥气的李胜利走进理发屋时，别的

女理发员都嫌他脏，捂着鼻子躲着他。上官云一看，正是那天在雨夜里背她回家的小伙子，心里便蓦地涌起一股股热浪和柔情。李胜利也看见了她，想想自己身上难闻的气味，正准备转身离去，他不想在上官云面前留下邋遢的印象，上官云却上前一把拉住了他，并把他轻轻地按在了椅子上，给他披上了一块白白的大理发布。洗头时，她的纤指轻柔地抓挠着他的头皮，一阵麻酥酥的感觉便在他浑身弥漫开来，每个毛孔都舒服地敞开了眼儿。她手拿剃头刀，小拇指头微微翘起，很是耐看，刀在他的脸上滑过，细细的汗毛被连根砍掉，多锋利的刀，可他觉得这刀片比海绵还软和，他的心开始骚动不安起来，他真想说：你再用点劲，深深地刺俺一刀，俺也情愿呀。可她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专心一意地刮呀、摸呀，生怕胡子没刮净，凑到他眼前瞅，他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在她眼睛里了，他觉得很幸福，紧闭了双眼想把她的形象牢牢锁在心里。当她的手指摸到他嘴唇边时，他真想马上张嘴把手指吮进嘴里，牢牢地咬住不放。忽然他觉得她俯下身来，脸贴得他很近，他只觉得一股温热而略带香味的气息迎面扑来，啊，是她呼出的气，他一下子想起了初春，他在山坡上放羊，春风拂过脸庞的感觉，他使劲吸住这股春风，喉咙一抖，便把它咽进了肚里，他还想再吸一口，却发现这股春风已吟唱着旋到了另一个山岗上，他一急，猛地睁开了眼，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呀：鼓鼓隆起的两个山丘，像两个洁白芳芬的馒头，中间一条细沟，却流淌出足以熏醉一个大男人的幽香，他的眼像长了舌头，在这个白馒头上舔来舔去，涎水不知不觉流了一下巴，他忍不住想直起身来咬一口，吞进肚里，眼皮却被人一抹，便不觉地回到了黑咕隆咚的世界，他只觉得浑身发软，世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当上官云用小扫帚扫理发发布上面的头发渣时，却扫到了理发布下面竖起来的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李胜利一下子惊醒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一下子脸红脖子粗，越着急越软不下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羞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上官云却愣了一下，红着脸，不动声色地把头发渣打扫干净，顺便巧妙地把李胜利硬邦邦竖起来的地方，用手把理发布随便往上提了提，别人看上去就成了一个自然的布灰子，巧妙地帮他解了围。李胜利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敢动，乖乖地待着，直到那个硬邦邦的东西逐渐软化变小，才匆匆起身逃离，羞愧地连个招呼都没打。

着。”私下里，李胜利偷偷对村里的朋友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知青，知青有文化。”

原来，在李胜利心里一直有段他自己的爱情秘密。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一天傍晚，相距八里地的邻村唱大戏，村里的年轻人领着插队的知青步行去看大戏，当时在村里放羊的李胜利和知青上官云也在其中。等他们赶到戏场，场内早已挤满了三里五村的人，李胜利他们便把上官云等知青扶上戏场的墙上，骑在墙上看，几个女的买了包瓜子很仔细地嗑，李胜利他们用报纸卷起喇叭筒，放上自制的香烟丝，轮着抽，夜色中，远远望去，便只见有一个亮点在墙上传来游去。

县剧团虽说级别不高，在村里人心目中却是最高水平，戏演到半截，忽然舞台一阵骚乱，戏暂停了，原来是剧团拉手风琴的人得急病晕倒了。那可了不得，整个剧团就靠个手风琴撑着，这下可冷场了。消息传到墙上，只见上官云略一犹豫，就从墙上跳下来，朝舞台后场挤去，不一会儿，只听台上手风琴又响了起来，戏也接着往下演，原来是上官云自告奋勇替那手风琴手补台了。一起来的村里人和知青一顿狂热地鼓掌，佩服得不得了，李胜利远远望着台上优雅的上官云，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在体内升腾起来。

半夜时分，戏演完了，上官云跑下台来，有个中年男子送了又送，后来才知那是剧团团长，再后来一段时期成了上官云的男人。

散戏后，在回村路上，天下起了大雨。上官云受了冷，肚子疼得厉害、李胜利主动背起她，一直背回村，感动得上官云泪水涟涟。一路上，天上的雨水，李胜利的汗水与上官云的泪水交织融化在一起，紧贴着的年轻身体一步一颠，两人同时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夜空中的雷电震颤着从各自的心里滚过。当时，人们可不大敢太接近她，因为她父亲是“走资派”，那年头她被人称做“狗崽子”。就是那个雨夜，上官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被县剧团挑中调进了县城，先跟剧团团长结了婚，后来因性格不合分手，又成了陆正的红颜知己。李胜利也就只能把爱的火种埋在了心里，并且这一埋就是一辈子。

上官云有双灵巧的手，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手风琴、小提琴都样样精通。下乡到村里，巧手没处用，便就操起了剃头刀。那时，李胜利已高中毕业正在村里放羊。有一天，当带着满身羊腥气的李胜利走进理发屋时，别的